

# 世界电影小说集

10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冯 由 礼 编

本集责任编辑：王雪明

260

世界电影小说集 10

---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8 插页：4 字数：177,000

1985年1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册

---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71

定价：1.50元

---



《驚夢重溫》



《亡命者》

《塔拉斯·舍甫琴珂》



《侦察员的功勋》



《巴黎屋權下》



《安倍進大庭》

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亡命者.....      | 林瑞颐( 1 )   |
| 巴黎屋檐下.....    | 肖 章( 21 )  |
| 侦察员的功勋.....   | 荀晓敏( 45 )  |
| 普通一兵.....     | 徐静彤( 62 )  |
| 乱世孤雏.....     | 歌 羊( 79 )  |
| 鸳梦重温.....     | 方 乡( 99 )  |
| 英雄的狂欢节.....   | 石 泉( 121 ) |
| 蓝天使.....      | 王家龙( 139 ) |
| 安倍逊大族.....    | 唐玉龙( 161 ) |
| 残菊物语.....     | 淪 生( 182 ) |
| 塔拉斯·舍甫琴珂..... | 徐恒进( 198 ) |
| 老朋友.....      | 米 兰( 217 ) |
| 公羊符.....      | 雷歌扬( 229 ) |
| 宝莲历险记.....    | 夏 吉( 248 ) |

---

# 亡 命 者\*

(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)

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 (1932年)

编 剧：谢里登·吉布内

布朗·福尔摩斯

罗伯特·彭斯

导 演：茂文·李洛埃

摄 影：索勒·波立托

主要演员：保罗·茂尼 (饰詹姆斯·艾伦)

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1919年，参战国的人民普遍松了一口气，过了一段轻松愉快、信心十足的日子。特别是在欧洲战场上有幸生还的军人，他们急切地盼望早日返回家园和亲人们过安稳的日子。

一天，一艘满载着从欧洲回国的美国官兵的轮船，在大西洋上破浪前进。船舱里密密麻麻的，上下三层铺都被占满

---

\* 直译片名是：《我是一个越狱者》。

了。士兵们有的靠在枕头上休息，有的看书，有的在遐想。有一个士兵倚着床栏自得其乐地吹奏口琴，尽管琴声有点刺耳，还有点走调，但仍有不少助兴者和着唱起《这里有微笑》。另有一伙更活跃的年轻人，围坐在舱中不大的地板上玩甩骰子，围观助战者也不少，他们为赢家喝采，为输家叹息。玩得最认真起劲的要数一伙工程兵了，除了眼前滴溜溜转的骰子外，世界上似乎不可能有别的事能影响他们的注意力。

正当他们各得其所地沉醉于自己的休息方式中时，詹姆斯·艾伦中士从甲板上来到这个热闹欢乐的船舱，他给他们带来一个扫兴的口信——船长将在一个小时内查铺。赌兴正浓的士兵们不得不嘟嘟囔囔地收起骰子，赢了钱的士兵急匆匆地把一大把钞票塞进口袋，回到各自的铺位，整理床铺和什物。

艾伦是个不摆架子、不拘礼节、招人喜爱的小伙子，大伙趁着整理床铺的功夫和他闲聊起来。此刻，人们关心脱下军装回到家乡后的前途问题。原先开小酒铺的史蒂夫盼望政府早日撤消战时的禁酒令，以便他能重操旧业；一个来自马戏团的训兽师深情地怀念起他的老伙伴——一对狮子，他拿不准它们是否还能认出他来；一个得克萨斯的士兵慢条斯理地说，他对军队里频繁的检查腻烦透了，他将回到没有检查的地方，自由自在地过日子。

艾伦的抱负是什么呢？战前，他在家乡小镇上的一家鞋厂里做发货员，收入虽属平平，但活儿比较轻松。可是当了这几年工程兵之后，他学到了一些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，得到一枚勋章，他再不愿回到鞋厂工作了。他的志愿是投入建设行列，发挥自己所长，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战友们祝

贺他能修建一条“新的巴拿马运河”……

《纽约日报》以《日落海军分队荣归故里》的大字标题，欢迎这支归国的部队。

繁华的百老汇大街上万头攒动。人们挥舞着彩旗，撒着五彩缤纷的花纸，夹道欢迎归家的战士。

日落海军分队的官兵穿着军装，扛着步枪，不少人配戴勋章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在百老汇大街上列队前进。官兵们频频向道路两旁以及从楼房窗户伸出头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，艾伦也在队伍中……

带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和自己在未来事业上的雄心壮志，艾伦脱下军装，回到了家乡。

他的母亲，担任牧师的哥哥克林特和几个挚友早早就到车站迎接。火车还没完全站稳，艾伦便纵身下车，从后面一把抱住日夜想念的妈妈，可她还紧盯着徐徐进站的列车找儿子哩。妈妈转过身来同他热烈拥抱，放开手后目不转睛地望着他，给他一个典型的母亲式的评语：“你瘦了。”艾伦不在意地哈哈一笑，他确信慈母的烹饪会很快地使他胖起来。接着，他同哥哥及朋友们一一热情握手寒暄。在这短暂的接触中，他突然觉察到自己 and 亲友们之间有某些脱节：人们奇怪他为什么只穿便服而不穿军装，还奇怪他为什么不戴上勋章。他更感到意外的是在欢迎的行列中看到以前的鞋厂老板帕克先生。哥哥兴冲冲地告诉他，帕克先生慷慨地给他保留了发货员的职位。这番好意不免叫兴致勃勃的艾伦哭笑不得，可又不便当场拒绝，他只得淡淡一笑。

回到家里，他郑重地表示不愿回鞋厂工作，这可把妈妈惊呆了。几年来，她每次路过鞋厂时就盼望心爱的儿子重返

家园后能再进这个工厂工作。哥哥则想当然地认为，他被庆祝胜利的典礼、受勋章的仪式以及群众欢迎的花束弄昏了头脑，以致于拒绝好多人求之不得的职位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照他的说法，艾伦太累了，睡一个好觉之后，就会明白该脚踏实地去做一名和平时期的“战士”的。

为了不伤害母亲的心，为了不便驳回帕克先生的好意，为了他一时也解释不清的理由，艾伦真的回到了鞋厂。每天听着汽笛声上班、下班，按着永不改变的手续点货、发货。在平淡乏味之中，他心里老放不下早些时候渴望过的参加建设工程的志愿。正巧，工厂附近在架设一座新的桥梁，艾伦常常被轰隆的爆破声和有节奏的机械运动声所吸引。午饭时，他便不由自主地跑到工地上观望，甚至于流连忘返，误了上班，引起老板的不满。克林特也时闻微辞，心中不乐。

一天晚上，艾伦又迟迟不归，妈妈和哥哥只得先吃晚饭。他们为艾伦不正常的行为犯愁，不理解艾伦要的是什么，须知当时要找一个固定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呀。做母亲的看到小儿子终日愁眉不展，更是心疼。她希望克林特好好地同弟弟谈谈。

谁料艾伦回家后推开餐盘，一点也不想吃。克林特转告他，帕克先生对他玩忽职守非常失望，哥哥责备弟弟不该好高骛远。起先，艾伦尽量捺住性子听哥哥说，但后来终于控制不住。他说，这些年来，他见了些世面，眼界开阔多了，不愿做了无生气的工作，他想干一番事业。他激动地对哥哥说：“这不是我要做的工作，它太单调了，整个厂子都单调，有时我心烦得简直要跳起来！”母亲还是不能理解儿子，可是她心疼儿子，当然，她也舍不得儿子远走高飞。哥哥责怪

他不体谅母亲，可是艾伦接着说：“我所向往的是回到家里来开始新的生活，我要自由，然而如今我只不过以听工厂的汽笛声代替军队的号令，仍然处处受约束。”他越说越激动，最后指着哥哥说：“你所做的一切，就是按照你的意愿摆布我的前途，让我干你认为适合于我的事情，全然不顾我的志愿。”哥哥听了无动于衷。做母亲的看到儿子如此郁郁不欢，她的心软了，她要作最大的牺牲，支持艾伦去发展自己的特长，去找自己的幸福。艾伦噙着激动的泪花投到母亲的怀抱。

几天之后，艾伦信心百倍地告别了母亲和哥哥，离开了使他感到憋气的故乡，踏上寻找幸福的征途。

他来到东北部的新泽西州、马萨诸塞州等建筑工程较多的地区，先后在好几个工地干活，任凭风吹日晒，他觉得自由，感到幸福。但是紧随战争而来的经济萧条，影响了建设事业的发展，老板们为了降低成本，常常裁减人员。艾伦虽然十分卖力气，却不容易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，有时甚至好几个月才能找到一个临时的工作。最后，他彻底失了业，东飘西荡地路费倒花了不少，收入却分文全无。有一回他摸到怀里的战功勋章，想拿去当几个盘缠，没想到当铺老板不收，还拉开抽屉给他看，只见里面塞满了各种军功勋章，甚至还有德国兵裤子上的扣子。艾伦只好耸耸肩，退了出来，甩开两条腿，沿着铁路线往南边走边找活干。

身无分文的艾伦来到了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。满脸胡茬、衣衫褴褛地挤到一家廉价的客店门前，眼巴巴地望着“床十五美分，伙食十五美分，洗澡五美分”的价目表，希望能

痛痛快快地洗个澡，美美地吃顿饱饭，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一觉。可是，身上连个分币都摸不到，只得干捱着。他身边是一个邋邋不堪的流浪汉彼得，正在用一副油腻的纸牌独自消磨时光，他想勾搭艾伦来一盘。艾伦既没钱去赌，也没心思玩，只得苦笑着同他搭讪。老于世故的彼得一眼便看穿艾伦的处境，单刀直入地问：

“没钱了吧？”

艾伦诙谐地说：“我的存货很值钱，可是我不乐意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出手。”

彼得有几分喜欢他的幽默。他们互通姓名，便算是结交上了。彼得建议去吃汉堡包——实际上是硬熬。好久没有正经吃饭的艾伦表示乐意奉陪。小饭铺老板迈克不是财主，他对没完没了来强熬硬讨的彼得早就不耐烦了，可是又拿他没法，这回一来就是俩，迈克勉强地让他们坐在一边等候。

汉堡包在炉子上烤得丝丝响，发出诱人的香味。迈克招呼着一个已吃完饭的顾客，把钱收入钱柜。忘恩负义的彼得瞥见柜里有几张钞票，突然起了歹心，他飞快地拔出手枪，威逼迈克把钱交出来，並裹胁被吓得不知所措的艾伦共同犯罪。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，艾伦哆哆嗦嗦地把迈克钱柜里的五美元八十美分塞在兜里，彼得老练地回手拔掉电话线，一面持枪指挥艾伦退出饭铺。刚到门口，正巧遇到巡逻的警察，彼得当场被击毙命，艾伦却本能地仓皇夺门而去。饥肠辘辘、心慌意乱的艾伦没跑出多远便束手就擒，他以抢劫拒捕罪被判十年苦役。就这样，艾伦便胡里胡涂地被钉上手铐脚镣铛铛入狱了。

艾伦服刑的这个州是美国当时唯一保留着带铁镣干苦役的



押送到采石场干苦役

一个州。这种中世纪式的酷刑是农奴制度的残余。以前的农奴主依靠这种额外得来的劳动力修桥铺路。南北统一以后，这个州仍沿用旧例。

艾伦同一伙杀人越货的罪犯囚禁在牢里。牢规极其严厉，每天天不亮便被叫起来，押送到采石场、公路或桥梁干苦役，常常要在工地等候第一束阳光洒落后才看得见干活，直到天黑到伸手不见五指时才被押回牢房。犯人们不仅出外干活时要戴上沉重的铁镣脚铐，就连吃饭睡觉时都得戴上，晚间还得用一条总铁链拴在一起，象牲口一样。饭食是终年不变的肥肉块、炸面团、煮玉米和难以下咽的黑咖啡。监狱长和看

守们都有折磨犯人的癖好，不仅出口必恶言秽语，而且每天晚上都要抓出一两个他们看着不顺眼的犯人，用一条六呎长、三吋宽、四分之一吋厚的皮带抽打，直打到犯人皮开肉绽鲜血淋漓，昏死过去，看守才算抖过威风。不管多强悍的汉子，一般捱到第四鞭时便会禁不住呼号起来。艾伦被关进监狱的第一天，就因为对这种中世纪式的残暴行为露出忿懑的神色而遭到鞭打。有一个叫雷德的犯人，本来就体弱有病，不久便被鞭打折磨致死。还有一名黑人犯人塞巴斯蒂恩，因为干活好，警方认定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劳动力，便非法地让他无限期地服刑。在这个镣铐终日不离身，怒斥之声不绝于耳，遭受毒打是家常便饭，饮食不如禽兽，苦役了无尽期的环境里，艾伦始终不能与那些目光冷酷、失去人性的犯人为伍。他是个受过教养的正派人，勤奋向上的青年人，只因环境所迫，偶尔失足，他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生活，一心一意想越狱。一个尚未失去良知的犯人邦巴·韦克斯支持他，但极力劝他必须忍耐，要策划妥善，等待时机才能采取行动。

这样捱过了好几个月。一天，犯人们被押去拆毁一条废弃的铁道，得用铁锤、鹤嘴锄把铁轨和枕木从坚实的路基上掘起来。当天酷日当空，炎暑灼人，看守们多半昏昏欲睡，几头警犬吐出舌头在树荫下喘气，犯人们却在不停地挥汗抡锤。艾伦和黑人塞巴斯蒂恩面对面干活。这个黑人膀大腰圆，活儿干得非常精巧利索，艾伦悄声恳求他把自己的脚镣砸弯，但又要不显露痕迹，那样，他就可以把脚从脚镣里抽出来。塞巴斯蒂恩一听便明白艾伦想逃跑，他不愿招惹麻烦，免得罪上加罪，可是他愿意看到有人能从这个人间地狱跑出去。迟疑片刻后，他终于同意帮助艾伦，但有一个条件，无论他



艾伦恳求他把自己的脚镣砸弯

把艾伦砸得多痛，艾伦也不许吱声，艾伦当然允诺。他们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大锤，一直是有节奏地砸在道钉上，发出响亮的叮当之声。艾伦渐渐地把脚移到断开的枕木的横头，把脚镣放在枕木上，让塞巴斯蒂恩伺机行事。终于，塞巴斯蒂恩的大锤猛地一下砸在艾伦的脚镣上，发出和砸在道钉上一样的叮当声。艾伦禁不住全身摇晃，但他咬紧牙关，真的没吱声。他稳住了身体后，要求塞巴斯蒂恩再砸一下；砸完一支脚，又换上另一只脚，在四周一片叮当声中，一点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。

每天晚上犯人收工被押进牢房前，都要在门口经过两道检查，看守先检验铁脚镣是否完整，再挨个嗅嗅他们出的汗

气够不够刺鼻，以此鉴定他们干活是否真卖力气。这天艾伦排在第三名，他捏着一把冷汗，提心吊胆地接受检查。幸喜例行公事的看守马马虎虎，没看出什么破绽，把他放了过去。艾伦逃过了第一关。他胡乱地吃完晚饭，急忙走进黑黝黝的宿舍后，第一件事便是试着把脚从铁镣里抽出来。汗和血迹使脚和铁镣粘在一起，艾伦啐了一口唾沫，把皮肤润湿了，才从铁镣里把两只脚挣脱出来，他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笑容，便匆忙把双脚又重新套进铁镣里。他首先把这个秘密告诉邦巴，邦巴为他高兴。他们随后合计过了星期天休息日后，再伺机行动。邦巴慷慨地送他七块钱，又把前些时候服刑期满出狱的巴尼的地址交给他，这些都是艾伦用得着的。他默默地深情地望着邦巴，以表感激之情。他们静静地等待星期一的到来。

这一天，犯人们被派到一条小河旁拆掉一座破桥。小河两岸是四呎来高的灌木丛，稍远处却是郁郁葱葱的树林，林子里沼泽纵横，是个较理想的逃窜地区。艾伦、邦巴和另一个犯人在河的一边干活，一名看守押着；对岸是另一名看守押着另外几个犯人。不远处的树下拴着三条警犬。干了一阵之后，艾伦向邦巴交换了一个认可的眼神，便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才鼓足勇气向看守申请去小便。看守指定不远处灌木丛的某个点，同意他离开。艾伦放下大锤，拖着沉重的铁镣，叮叮当地走入灌木丛后，立即坐在地上，先脱去鞋袜，然后摘除脚镣，只摘掉一只，第二只又粘在脚踝上。他想用唾沫湿润它，可是由于干活时大量出汗，加上当时心急火燎的，嘴里一点唾沫星也没有。他费了好大劲才把脚镣掰开，随后他重新穿上鞋袜。正在这当儿，看守觉得艾伦离去的工夫不小了，便警觉地朝他进去的那片灌木丛张望。外表一直